



癖談

清白士集枝附



辨余因守其書

癖談卷一



元和蔡雲鐵耕談

泉之見於經典者惟周禮教官之屬有泉府注引鄭司
農云故書泉或作錢疏云泉與錢古今異名故後鄭引
之得通一義

泉與布一物而二名天官外府注布泉也布讀為宣布
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
疏云布泉也者此言布地官泉府云泉是布泉一也其
藏曰泉其行曰布者泉府據其所藏為名此官取名於
其流行故鄭即云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無不徧

即布之義也案廛人斂布入於泉府即泉府之征布司
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泉府同貨而斂賒是府泉與
市布相流通非必在泉府名泉在外府名布也鄭賈特
以對文見義耳世以圜函方者為泉以圓內方外如脾
睨形者為布非古也夾漈謂古泉如篆文宋亦屬肥說
布名不一外府邦布載師里布閭師夫布司市辟布廛
人欵布總布杜子春讀為僥布鄭讀如穗質布罰布廛布肆長總布
杜讀為僥布鄭蓋從之泉府征布皆泉也惟先鄭謂里布者布參
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又自破其說云不
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仍以布為泉也蓋泉

者布之總名

巫馬入布於校人羊人受布於司馬注並同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注金銅無凶年因
物貴大鑄泉以饒民故國語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
古者天灾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竹書
紀年湯二十一年大旱鑄金幣管子亦云禹以歷山之
金鑄幣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民之無餓管子者鑄泉
救荒古而然矣害金不可數興後世罕有知者

泉亦謂之財又謂之賦大宰以九賦斂財賄注財泉穀
也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錢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歟
又謂之貨秋官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注貨泉貝也

刑罰也書曰金作贖刑

他經無泉而有布毛詩抱布買絲傳云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易物也案泉亦名幣如竹書鑄金幣管子刀布爲下幣史記銅錢爲下幣之類是也箋申傳義未必不以幣爲泉疏歷引外府注檀弓注及載師注明知布當訓泉而誤會鄭義以幣爲布帛之名疎已且載師注引以證布參印書而曰抱此布也者固先鄭指爲舊時說而後鄭易之爲二十五家之泉者也鄭於彼不以爲布參印書之幣而於此乃以爲布帛之幣乎如淳釋緡錢引抱布買絲證之則似以布爲泉以絲爲緡作持錢

求貫解義兼比興矣夫錢以緡計本可云抱而疏謂泉則不宜抱之其說亦泥

禮記檀弓子碩欲以購布之餘具祭器注古者謂錢爲

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案此注合泉布言之

旅歸四布疏同

左傳魯人買之百兩一布注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案載師注先鄭引之以布爲泉與杜義異然未知作何解也

孟子廛無夫里之布注布錢也引載師里布爲證而未及問師夫布趙氏之疎也案惠氏士奇禮說云屋粟邦布見管子輕重篇屋粟者地稅夫一爲廛夫二爲屋荀

子所謂田野之稅孟子所謂粟米之征管子謂籍於室
屋妾矣邦布者口泉眾寡有數長短有度荀子所謂刀
布之斂孟子所謂布縷之征管子謂籍於萬民六畜妾
矣據此則孟子布縷之文亦可釋為緡錢歟

尚書呂刑其罰百鍰之鍰即泉也案夏侯歐陽說墨罰
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為率率鍰之假借字古尚書

說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

為三斤見周禮職金疏又鄭注考工記冶氏云許叔重說文解

字云鍰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音泰半兩為鈞十鈞為環
環重六兩大半兩鍰鍰似同矣則三鍰為一斤四兩又

陸德明尚書音義鍰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蓋小爾雅說文云

六鍰字之誤鍰也銖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今說文作十銖

二十五分之十三下脫一字分下脫銖字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鍰重

六兩周官甸重九銖俗儒近是又晚出孔傳六兩曰鍰
疏引馬融解攷工三銖云銖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

云銖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耳合參眾說率也銖也鍰

也實一字也六書故鍰與銖實一字其重則夏侯歐陽賈孔之徒

皆以為六兩鄭加大半兩矣三分兩之二實十六銖也古尚書說

及許氏說文皆重十一銖五銖二銖即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馬

融亦以為然者也竊謂六兩之說既出俗儒東萊之稱

尤非確證且如鄭之數百鍰重四十一斤十兩十六銖
不惟所罰過重亦奚取此奇零之數如古文說罰既不
重而適得三斤成數從之爲允矣虞書金作贖刑傳金
黃金此傳鍰黃鐵疏謂黃金黃鐵皆今之銅銅本非纖
碎之物乃不舉三斤成數而必析之至銖銖之輕豈非
鑄成十一銖五銖二黍之鍰積百鍰爲三斤積千鍰爲
一鈞如後世積十錢重一兩積千錢重二斤四兩之法
乎故知鍰即泉也余藏古布榻本面文六字其一作𠄎
又一品面文七字其一作𠄎即鍰銖字省文古文爰作
𠄎乎作𠄎
廣韻鍰錢也舊有是訓也畢尚書沅阮閣學元同譔山

左宣石記載魯鼎銘有𠄎字錢氏姑釋爲鍰引甫刑罰
鍰爲註

小爾雅曰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
曰鈞銖謂之鍰二鍰四兩謂之斤此即俗儒所說釋文
誤脫小字也

十黍爲銖十銖爲銖則一銖百黍二十五分之則四
積四黍者十三則五十二黍故以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爲五銖二黍也二十四銖爲兩則一兩二千四百黍十
六兩爲斤則一斤三萬八千四百黍三之爲十一萬五
千二百黍正十一銖五銖二黍百倍之數故百鍰爲三

斤也少式照切半者三之一大半者三之二則大半兩為

十六銖六兩大半兩則百六十銖百之為萬六千銖以

三百八十四銖為斤則萬五千七百四十四銖為四十

一斤餘二百五十六銖為十兩十六銖故鄭以百鍰為

四十一斤十兩十六銖也兩有半者一兩又半兩則捷

為三十六銖舉為七十二銖銖為百四十四銖故俗儒

說銖重六兩則百鍰三十七斤八兩也

尚書大傳夏后氏死皋罰二千饌周本紀黜辟疑赦其

罰百率索隱云舊本率亦作選選饌與鍰聲相近故得

通漢武造白金三品名曰白選蓋本諸此史記白選漢

書作白撰音刷鄭司農讀銖為刷其音同則是選饌撰

之音既通於鍰又同於銖銖與鍰音雖不得轉通而義

相同形相近其實非二字矣布文帛帛以為鍰省文可

以為銖省文可即讀如白撰之撰亦無不可

漢書蕭望之傳張敞言甫刑之罰有金選之品應劭曰

選音刷金銖兩名也余謂此非銖兩之名乃因選重若

千銖兩故以若干銖兩為選猶唐時錢重十分兩之一

後遂以十分兩之一為錢耳輕重以銖周家定法古泉

有流傳於世者其輕重或不等後人各據所見以為銖

兩之名宜其說紛紛不一也說文又云北方以二十兩

為銚則泉布以代變亦銖兩以俗殊惟知圜法計銖即知罰鍰不計兩而衆說參差可置勿辯矣

有難余者曰以銅四十一斤餘贖墨辟固嫌太重而以銅三十斤贖大辟不又太輕乎余曰子見九峯傳之貶穆王矣未見有美穆王之文乎孔傳晚出縱不足據但詳玩經文固疑而後赦非意主於贖者如九峯贖刑斂財雖大辟亦與贖免之說何以四曰其審克之五曰閱實其臯諄諄然惟敬刑是訓若此也且一則曰惟訖于富再則曰獄貨非寶必大反其詞以欺人又何爲也五罰之疑有赦傳謂罰疑赦從免則大辟且有不入千鍰

而徑免者罰金一鈞不得已耳而又何疑乎其輕

難者又言大司寇禁民獄入鈞金數與大辟之罰等毋乃已多乎余謂此固非三十斤之鈞也淮南子云有輕臯贖以金分注謂金分者隨臯輕重有分兩案淮南子以十二粟當一粟十二粟當一分十二分當一銖則分甚輕矣惠氏禮說謂鈞金猶金分亦隨臯輕重之名此或東萊稱大半兩之鈞與其亦累計之而入以鍰歟

非十鈞爲鍰也如卅六鈞爲五十鍰十八鈞爲廿五鍰之數

治氏注十鈞爲環職金疏引作鍰漢書宮門銅鍰注鍰讀與環同考工記火以圜後鄭謂形如半環然是亦與

子孫言者皆取焉
書

環同也爾雅肉好若一謂之環泉取象於環故泉有肉好釋名刀本曰環泉取象於刀環故古泉其環如泉身形如刀而新莽因之以鑄契刀錯刀太公立九府圜法師古曰圜均而通也竊謂圜法之立其義則均而通其形則如環其音則轉相通而為緩緩者周家之圜法也漢書食貨志云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圜法二字統金錢布帛言之自李奇混解上下兩圜字世遂謂周家泉法皆如孟康所云外圜而內孔方者其誤殊甚觀下文云利於刀則錢中有刀矣不言

此為兩分一錢也

布者恐混於布帛之布實則周家圜法泉布刀俱有故師古舉周官大府以下九職當九府而以圜為均而通也上圜字主義下圜字王形泉為圜法之一函方之泉又為泉法之一班氏以是為周家剏制故特言之其它作刀形者柄端如肉好若一之環作睥睨形者足間如火以圜之半環皆不離乎圜而為函方者之別種謂圜即錢李奇妄說豈特重九兩為無稽哉

說文錢銚也古田器從金戈聲詩曰序乃錢罇毛傳亦訓銚疏引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為田中刈器錢同之矣借錢為泉不知始何時杜子春

云故書泉本或作錢案大宰疏故書者鄭注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攷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注故曰故書此即馬融傳所謂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者也蓋當秦漢之際變篆爲隸即已假借通用而今文之作泉實劉向所校正云

泉布之泉與水泉之泉隸書歧而爲二儼畫鴻溝如桓帝永興元年孔龢碑之錢給犬酒直靈帝建寧二年史晨後碑之奉錢中平二年曹全碑之家錢糴米粟皆不作泉而如曹全碑之謀若涌泉拜酒泉祿福長劉熊碑

之如源如泉其文固具在也在作隸者但知金品从金旁而昧流行徧布之義但知戈聲近泉聲而忘田器貨用之別其識既陋至於久假不歸強詞奪義遂有以金旁兩戈與利旁从刀同爲象齒焚身之戒者嘻亦可嗤已

篆文泉不从白下水隸變作泉故新莽鑄貨泉時以爲白水真人猶篆文留不從卯金刀隸變作劉故莽既造梨刀錯刀尋又禁剛卯及金刀也皆爲隸體所誤也

碑文雖變泉爲錢而泉文仍從古如新莽之大泉五十小泉幺泉幼泉中泉壯泉貨泉諸品吳大帝之大泉五

百大泉當千北周武帝之布泉其五行大布之內或亦讀爲射以及不知年代之布泉太元貨泉大泉五銖大泉二十皆篆文泉也又如唐高宗之乾封泉寶楚馬殷之乾封泉寶南唐李璟之永通泉寶南宋孝宗之淳熙幕文泉以及不知年代之通行泉寶皆隸而作泉者也近世安南景興泉寶亦隸而作泉蓋泉文有泉字者惟太平百錢錢中之王兩玩品從俗作錢而已他如元時權鈔幕文之錢明太祖洪武幕文之錢熹宗天啓幕文之錢義既從俗遑論字體至莊烈帝崇禎幕文之錢作𠄎因陋就簡更不成字體矣

國朝於戶部設寶泉局鼓鑄即周禮地官泉府之義字亦從古可見流行之象古今如一又豈俗書所得而混乎

或謂余曰古今權制名目不同輕重懸絕作史家譜家辨析未精每多牽混是亦蓄古泉者所當攷正
漢志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又云權輕重者不失黍黍注謂十黍爲絛十絛爲銖古之權準乎黍之重以起數如此今惟十六兩爲斤名與古同下此十分其兩曰錢十分

其錢曰分又遞析之爲釐豪絲忽分也釐也豪也絲也忽也皆借度之數以爲名也惟錢之名則取之泉案唐志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積十錢重一兩自後遂以十錢爲兩而以錢爲十分其兩之名

新莽貨布今重四錢六分以一分八釐四豪準古一銖正得二十五銖之數則古之一兩止今之四錢四分一釐六豪而今之一兩於古爲二兩六銖三釐四黍廿三分黍之十八矣二兩爲八錢八分三釐二豪六銖三釐四黍爲一錢一分六釐六豪五絲六忽廿三分黍之十八爲一豪四絲四忽合之爲一兩獨取貨布定漢權以其分寸與建初慮僥銅尺合

唐權與今權同擇開元錢精好者稱之十錢適重一兩則其所謂兩已非古之兩而唐志猶謂重二銖四釐誤者特十分其兩之數強名之曰二銖四釐以合乎古耳或曰兩既加重銖釐即隨以重此自爲唐之銖釐可也奚必古余曰銖釐猶虛名黍則有實數銖釐隨兩以重黍能隨銖釐而重乎亦得曰此自爲唐之黍非古之黍乎且所謂兩者兩其一龠之容之重也而此所謂兩何兩乎既非由黍起數積至銖兩而反從兩起數析爲銖釐仍古之名失當時之實矣

五銖錢有好郭者梁天監元年鑄顧烜曰重四銖三釐

參皆改書紉後不復注 二黍每百枚重一斤二兩今稱是錢重八

分弱與漢權合七分九釐四豪八絲八忽準古四銖三

一斤二兩烜以梁人記梁制當得其實

北齊書高恭之表曰自頃以來私鑄薄錢斤餘二百徒

有五銖之名而無二銖之實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

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云云案一斤重三百

八十四銖五銖錢七十六文正重三百八十銖其零不

計也二銖二百文重四百銖曰斤餘二百是無二銖之

實矣今稱永安錢重九分強者合古五銖之數者也九分

二釐準古五銖是北齊時猶用古權也

權之變古自隋始隋志高祖新鑄五銖重如其文每一

千重四斤二兩案四斤二兩止一千五百八十四銖若

五銖千文積五千銖當重十三斤八銖多寡懸絕矣今

稱隋白錢重七分弱則志所謂斤兩正與唐權同六分

千之為六十六兩即四斤二兩也舊譜重一銖六黍當重一銖五黍八

舉成數亦當云一蓋三分二銖四黍之數約取其二以

強名之者耳譜準當時之斤兩定為一銖六黍其非五

銖明甚即以其重準諸古權亦止三銖五黍八黍廿三

分黍之十六三銖五黍八黍為六分五釐八豪七絲二

忽廿三分黍之十六為一豪二絲八忽合非五銖也是志所謂重如其文者全不足據也

痼說 卷一 十一
尤可哂者於鑄五銖重如其文之下即繼之曰每一千重四斤二兩夫五銖錢三百十七枚已重四斤二兩而多一銖乃千錢之重止於此數豈其時以七十五銖七索五黍有奇爲一兩乎名實不符涉於浮冒泉法之陋也銖兩不合自相矛盾又史筆之陋也

唐志於乾封泉寶云重二銖六分其已易索爲分乎自後於乾元十當錢則云緡重十斤於重輪錢則云緡重十二斤并不言銖分矣案舊譜十當錢重五銖蓋如兩開元錢之重當積八百文而重十斤重輪錢重十二銖蓋如五開元錢之重當積三百八十四文而重十二斤

八百文爲緡計足陌者八也三百八十四文爲緡計九十六文爲陌者四也緡數有多少因錢質有大小也或謂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大事記建元五年行三分錢徐廣曰漢書曰半兩四分曰兩則錢以分計舊已豈始於唐乾封乎余謂此非銖分之分乃分析之分也案秦錢重十二銖故文曰半兩漢高后行八銖錢而文曰半兩則以少半兩爲半兩至文帝造四銖錢而文亦曰半兩名始不符其實猶賴大事記三分之名得通半兩之義惜爲徐說所混耳如徐說四分曰兩半兩止二分非三分也且是時權數無所謂分者即淮南子

有十二粟當一分之說亦非以之代銖也故知三分者三分十二銖之重以爲半兩正與孝文四銖之半兩同師古以爲又新鑄作者是蓋當孝文時即取三分之一爲名矣唐封演說半兩錢有三暨文者即三銖錢洪志謂與漢志重如其文之云不合移其說於三分錢不亦可乎

漢英錢高后紀作五分錢此自爲分寸之分顧烜曰徑五分

一錢之名因開元錢之重說已見顧氏炎武日知錄但其標目曰以錢代銖又一條曰改銖爲錢則大誤銖者二十四分兩之名也唐豈以二十四其兩爲錢乎當云以錢代十分兩之名改二銖四糸之名爲錢耳

宋史志景德中劉承珪參定權衡之制以御書真行草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銖四糸爲一錢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爲一稱之則今稱三體錢各重一錢則宋權亦與今權同

唐律疏義引襍令量以北方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一斗十斗爲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一兩十六兩爲斤度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一尺十尺爲丈唐六典與雜令同又云凡積秬黍爲度量權

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
 官司悉用大者據隋書律秣志開皇以古斗三升為一
 升古稱三斤為一斤則大斗大兩始於隋開皇開唐初
 沿而不改耳錢竹汀師十駕齋養新錄敬繹此條自愧
 疎於攷證猶喜隋變古權之說未為臆斷因計大兩六
 十六兩為一百九十八兩錢重一銖五釐八黍十分黍
 之四三之為四銖七釐五黍十分黍之三又千之為四
 千七百五十二銖適合一百九十八兩之數則余所正
 舊譜一銖六黍之誤又非妄矣至志文四斤二兩之兩
 不言大兩銖亦非積秬黍之銖乃從乎大兩而為大銖
 數皆以三當一隋權同於唐權唐禱令及六典可證也

癖談卷一

竟業表姪王幹校字

瘳談卷二

元和蔡雲鐵耕談

今所見金幣

金幣猶言銅幣

古物也而非上古物也蓋流行於

春秋戰國晦於秦僅存於漢再晦於莽稍顯於唐而盛

述於宋人之口者何言之漢書食貨志太公為周立

九府圜法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

史記循吏傳楚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

齊楚各鑄幣矣推之他國當無不然夫王朝圜法必有

定式而今所見形製不一且其文字皆著國邑名是可

按春秋戰國時之地理以為斷也暴秦銷天下兵銅物

戰國諸布

當在禁例錢必盡斷勿行而民間兵不敢匿錢則各輸穴地理藏勢所必至此一晦也古書有幣之名無幣之形乃臆造所不能到而莽鑄貨布十布等適與古布相類意巨君博學多詐必竊見古幣稍稍變更以揜蹈襲之跡而非出於制也以是知其僅存於漢也莽既屢更錢法初新制卽罷舊制私藏古泉之禁當與剛卯並嚴矣周禮外府注云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則外此不概見可知不然博古如康成其說古泉僅能詳此三品形製何邪此再晦也錢譜初自梁顧烜止及莽布於古闕如至唐封演張台作譜則有云西河郡

別駕李幼奇得之長平溪澗者矣有云見於寶鼎尉王罇家見於檢校膳部李涿家者矣有云充海觀察鄭漢章奏之詔翰林驗其文者矣上好下甚地亦効靈金幣之品由斯以顯然而如賈公彥疏周禮但依鄭文爲解未嘗討論其源流司馬貞索隱於平準書刀布之幣卽以莽刀布釋之顏師古注漢書於莽十布止云布亦錢耳不能詳其所自則唐人猶有未明乎此者故曰稍顯於唐唐人說幣之形製文字曰長廣幾何肩足若何而已曰某邊加某某下安某而已至宋人而始依傍字書傳會其說不曰義農卽曰軒昊如董道既攷次爲錢譜

而鄭樵即入之通志矣而羅泌且編之路史矣於是史公所謂高辛之前靡得而記班氏所謂夏殷以前其詳靡記者竟燦然其大備焉不亦盛乎夫惟子母二品之權數典猶略金錫六等之齊考工莫詳遂使古時金幣不幸而見奪於新莽之鑄者五六百年又幸而得躋於三五之世者四五百年而究以年代荒遠人反疑爲贗品斯仍歸於不幸也而卒遇今之嗜古家辨其文字皆爲地名斯又何如厚幸也余故翫述之以存其真而是物亦良可寶貴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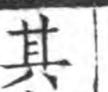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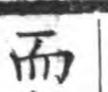
或以文作金者名金文作貨者名貨文作布者名布而實可通稱幣也或以有首有肩有足者爲幣而實幣之形製不一也小者一種首肩足與足間皆方質銳薄面幕有輪郭一種首與肩不分而圓足間之好及身之半上有小穿一種首肩足皆方首之兩旁平出銳角足間成三角形一種首肩方足銳足間成八分形中者一種首足皆方肩與足間皆圓質渾厚面幕無輪郭大者一種首肩足與足間皆圓質厚有輪郭一種與布絕相似一種首方而長身整方下微窪有輪郭又有如秦半兩而好圓者有如秦漢半兩好亦方者皆幣也又有銅片形若半環橫徑五寸者有如泉志所載齊歸化者

無非幣也路史以爲三五古幣皆圓內而方外爲脾睨之形垂則象天之示置則象地之勢北會而南分而坦之則人也蓋本三才之義取象如此此其議闕矣而豈知幣不獨此一種且一切衆幣皆沿古制乎而妄謂後世苟簡斯又不通之論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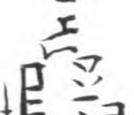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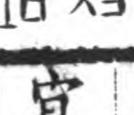
幣之名夥矣見鄭氏通志者有太昊金帝昊金黃帝貨高陽貨高陽金帝嚳金帝嚳貨堯泉夏貨商泉莊布齊布莒貨之屬見羅氏路史者有軒轅金葛天幣尊盧幣太昊九棘神農幣神農泉黃帝幣少昊貨高陽十等幣嚳貨一金堯布舜策馬貨夏后幣之屬大概依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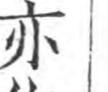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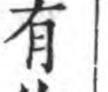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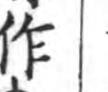
譜爲說據所論文字余約見其半而余所見古幣文字出乎此外者正多使三家見之不知將若何穿鑿耳洪遵撰泉志往往逞臆說獨於布品不採董譜爲得闕疑之意但異布之名猶仍舊譜似以莽布爲常品而此轉出其後則甚非也

兩字幣左文作𠄎者路史注據董譜以爲葛天氏之幣夫尊盧葛天世次有無尚不可考乃欲憑一字之髣髴紀鴻荒之制作抑亦誕矣然猶未見其必非葛字也幸彼有矛焉可借以刺其盾案路史注神農錢圓徑寸五分重七銖好圓無輪郭狀如半兩銅色純赤左有𠄎字

鉤畫甚精神字也一字圓幣文可旋轉而試移之於右非即字乎則吾未聞神必反葛葛必反神也流俗因其字形號鑠子錢洪氏仍舊譜置之下方作均不足怪獨怪董氏考古文以為巨泉則亦嘗置之右方讀之而竟忘其為葛天之乎抑又悖矣然則宜何如讀曰宜如兩字幣之左文讀之實垣字也至兩字幣之右文不可識或以為襄或以為長榻本諦審未真寧闕其說洪氏志布品不伸已說獨於五字幣一正一倒者則云此布自柄端例讀其文曰安陽之吉貨蓋因張台之說之拙而偶斷之惜得其二轉失其二仍昧其一耳得其

余見之

二者山下安中讀為安金邊之斤讀為化古貨字是也失其二者曰如二則二字矣而轉讀為之曰金邊則金字矣而轉讀為吉是也昧其一者兩口相重讀為陽是也余得其倒者形質樸厚不曾磨鑿長廣分寸一如張說又嘗見其正者手榻之面文五字右作安邑也中作斤化也左作金也幕文一字亦作也此幣文最易曉者何張與洪辨之如是其艱哉路史論幣篇注以是為黃帝貨但稱李涿家品了無他證豈因通志黃帝貨貨作斤遂據此一字以定之歟是幣幕文安上有作者有作者皆小於安字倒書者幕

無文又一品左作至一金也餘悉同

路史既以五字幣中作斤左作至者為高陽貨一金而
又以宅陽平陽安陽等兩字幣為高陽金別種夫五字
幣之右文亦安邑非高陽而若宅陽幣則張台云有肉
郭面文兩字者洪志繪寫失真余所見字體數種作𠄎
𠄎𠄎皆宅也非高也平陽幣則舊譜云面文兩字類𠄎
𠄎書背文三道文不可識者科斗書指其字體非不可
識不可識者背文之三道耳余所榻者無幕文而平作
𠄎𠄎𠄎人人能識不得強以為高也安陽幣則字體
多至數十種作𠄎𠄎𠄎𠄎皆為安絕無類高者其幕往

往有三道文三道文者川流之象也安陽幣幕或勒𠄎
字與大幣正中勒𠄎全者並是齊貨

余見然向全
八向平

六字幣中作𠄎全右作𠄎正左作𠄎甲者路史注據董
譜以為舜當金策乘馬夫尚全之為當金固已來之為
乘猶存髣髴至正之為馬則援引支離卒不可曉左文
闕其說又未見所謂策字者仍無確證也且夫策乘馬
之貨其果有乎無乎案管子臣乘馬篇管子曰虞國得
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下文管子所
對有謂農夫者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有
謂百官者曰國無幣以穀準幣此即所謂有虞之筴乘

馬也其法以穀為主出陳入新居賤化貴民資其利國
 入其贏殆仿泉府國服為息之法而甚焉者然則筴乘
 馬為喻詞君之御民有乘馬權利之緩急猶以筴為進
 退云爾有虞亦屬託詞名為便民實以肥上揜權謀而
 愚黔首猶許行為神農之言云爾抑此數也非貨也而
 謂舜實鑄策乘馬之幣則謂神農鑄不貳賈之幣可矣
 豈非癡人說夢邪余攷其文末為梁台即當之變文甲
 即前卷以為鈔省文者讀曰梁正當金當鈔謂梁邑正
 用之當金若用為罰贖又以當鈔也又一種差小七字
 梁下作卞邑之變文金上作釵為化金末作𠄎𠄎省文

讀曰梁邑貨金金當𠄎謂梁邑之貨金而此金又可以
 當𠄎也一重當字一重金字文簡義備夫豈有所苟哉
 又一種文與七字幣同惟釵下不重全字而作𠄎𠄎蓋
 紀數也𠄎重十一銖五釵二黍此一𠄎二似紀其零數
 又思筆算一作一十亦作一古人文簡但作一便可意
 會為十一而𠄎之全數在是矣而此幣之為𠄎益信矣
 又見兩種一作𠄎𠄎一作𠄎𠄎可知十與一互相通
 小幣右作人形矢字也左作陔𠄎猶第布𠄎百紀數之
 八也亦有反其文者皆讀曰矢八金古以兩造禁民訟
 入束矢然後聽之豈後世因鈞金獲利并入矢者亦使

入金故鑄此以代而猶存其名歟

二字幣文右作𠄎左作𠄎亦有左束右𠄎者皆讀曰梁
邑路史注以此爲堯布之小者而釋之曰古文泉久在
水上蓋讀左文爲泉如夾漈所志堯泉之文耳然既以
爲乘馬之乘又以爲堯泉之泉从木从水何其無定豈
羅氏止據傳寫之文爲說實未見此兩品歟曾博訪古
幣廣訂字書者而若是歟余得是幣以校前二品三束
字實無纖豪之異亦未見其爲久在水上也

幣文左作𠄎右作𠄎當先左後右讀曰昌邑左作𠄎號
省文也右作𠄎當讀曰號邑右作𠄎字也粟从鹵疑粟
省文左作𠄎當讀曰粟邑左肩有𠄎字
幣文右作𠄎或𠄎皆吾字也左作𠄎或𠄎形近象蓋
蠡省文當先左後右讀曰蠡吾左足有𠄎字八貨紀直
也

幣文右作𠄎左作𠄎亦有左𠄎右𠄎者皆讀曰平州幕
文有作𠄎者右作𠄎左作𠄎讀曰成安幕有二三三𠄎
介十等文右作𠄎左作𠄎讀曰成平幕有一二𠄎八九
十等文案幕文之數非紀直也范之次第也不然大小
輕重同何直一直十如是相懸乎

幣文右作𠄎左作𠄎亦有左𠄎右𠄎者皆讀曰茲氏茲

示彥遠漁仲長源諸君子又出筴乘馬幣別種矣

又一種在右下作心左作羊上作州旋讀之曰共邑

赤金

余有小圓幣如漢半兩者右作忘古文魯也左作以似

即右文而反之然字體稍模糊矣未敢蹈傳會之轍要

其為古幣無疑爾別榻一小幣正中作閑與石鼓文魚

字同蓋魯省文盃和鐘銘魯省作

又有大幣亦正中作閑幕文十二

又有大圓幣閑字在左

洪志有蟻鼻錢仍舊譜上狹下廣之說圖之今俗通稱

此非魯省文也
此非魯省文也
此非魯省文也
此非魯省文也
此非魯省文也
此非魯省文也
此非魯省文也
此非魯省文也
此非魯省文也
此非魯省文也

鬼臉錢則額當在上口當在下諦審之上為兩子相竝

款文款謂陰字案玉篇子部晉奇字晉晉本从至下日

此省兩畫其口即日字款文耳於是歎譜家倒置已久

轉賴俗稱以正之更名晉幣面目一新矣

泉必枚直一而後百姓便於日用古今當無異情如楚

莊更小幣為大幣而民不便可證也夫古幣之重奚止

一二泉三四五六泉之直抑非凶年不鑄流通又絕少

豈其時穀帛交易外無復一二泉三四五六泉之需乎

亦不便甚矣然而有貝在書盤庚具乃貝玉疏貝者水

蟲古人取其甲以為貨如今之用錢然蓋以貝出於水

而無窮為天地自然之利且其價賤如王莽時不盈寸
二分之貝率枚直錢三斯足以濟行幣之窮而為日用
之主故貨賄財賦字皆从貝也雖然大小同而賈相若
則美醜混而爭端起俗淳可用俗詐不可用於是以泉
代貝之法興焉說文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
秦廢貝行錢而有云者始有也兼有也又以濟用貝之
窮園法之精義也余觀於朋貝六貨朋貝四貨兩幣而
歎今世泉以枚直一為便其所由來有漸矣案元史雲
南民以貝代錢初行鈔法民不便賽典赤為聞於朝許
仍其俗然則用貝猶愈於用鈔而呂東萊目為錢法之

蝨豈其然乎

燕國捐燕幣
山多之是燕國
廣中津水因
燕幣行於燕
百官公卿表
漢石多如當
改燕石為當
中余考

六貨四貨兩幣見洪志不知年代品所謂狀如半兩微
有輪郭者也李孝美見字勢聯合如一以為兩字不可
識誤已其文右作𠄎朋貝也左作𠄎六化也四貨則作
𠄎也案古文朋本作𠄎此筆法小變者何兩字連書欲
下容貝字耳其曰朋何兩貝為朋莽貝貨五品除枚直
錢三者皆二枚為一朋故古文朋或作𠄎詩錫我百朋
總言五品之貝各自其从林何林即元龜距丹之丹龜
為朋詞異而義同
甲緣也莽龜寶四品皆因貝之直而十倍之為十朋故
从林亦得朋義
馬鄭虞解易十朋之龜為神靈攝寶文
筮山澤水火之龜故王注云朋黨也別

是一古者龜以兩為朋貝不論大小亦皆以兩為朋則六貨為枚直三者一朋四貨為枚直二者一朋可知已小圓幣右文左文右文貝上从勹省蓋示不得為朋之象左文化上不紀數則直一耳又有右作貝左作

從者類莽時文字非出於古也大圓幣右文。當倒讀為朋貝左文陰當橫讀為八金此則枚直四者一朋正與四貨六貨為三等

爾雅釋魚餘泉白黃文陸璣詩疏於白質黃文下類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為文云云與郭注異意貝以白質為尚獨中貨幣之選歟桓寬鹽鐵論夏后氏以元貝意夏尚

元而商則尚白歟以泉代朋貝而厥貝名餘泉或可補李郭二家注義之闕

銅貝鑄銅為貝又六貨四貨之權輿也始則肖其形以代繼則著其文以代工愈省而愈便於用矣余所見者蓋盈二寸

宜子其見宜孫四寶形如秦半兩其字自左向下旋書至上而向左疎密參差別成章法頗類瓦當古物也文曰四寶蓋四貨之流曰宜子宜孫又厭勝錢源所自出

幣文不可識者一品文在正中作少昊化路史以為一品首作正中作三一品同安邑幣倒書者左作所右作所

一品同梁邑幣左作困右作𠄎

幣以布為之最大者長四寸今稱十貨幣以幕文得名其實面之

左文亦曰當十化也或讀其右文為扶比且以形製同十布疑莽所鑄余謂扶是比非莽鑄則尤非也案禮記投壺篇五扶七扶九扶注云鋪四指為扶一指按寸又算長尺二寸注云其節三扶可也則鋪四指為四寸一扶字已盡此幣之度更贅比字則不詞古文比作𠄎布亦作𠄎與幣文相近似漁仲讀為布者勝以扶名布直則當十既書名又書直正十布之所本特莽橫書布名於上書其直於下為稍稍變更此亦莽竊見古幣之一

證若謂即莽所鑄則字體具存可置勿辨雖然字體不同於莽而篆法已繆於古意此品出諸幣後矣篆法若何面作𠄎𠄎𠄎𠄎幕作十𠄎

近見海鹽張燕昌金石契摹刻一幣形與十貨大幣同

長寸六分廣八分蓋即十貨之子錢文曰四布當十化

四作𠄎餘文同大幣惟四布文在面當十化文在幕為

異此又莽十布橫書之所本何以小大直相等則此品

自當十大幣又當小幣之十實當百矣當十何以名四

布其重得扶布十分之四也金石契目為連幣以兩幣

一正一倒四足相連係出範後未經剖析者蓋偶然耳

余見錄林

五為

𠄎

𠄎

以爲專名者非釋爲四布當千者亦非

元好問續夷堅志下載東平人錢信中案錢譜收錢凡得數十種王莽大錢作燕尾狀者比今所有其大四倍文曰端布當千背復有兩字有絲布泉布貨布流布如是近十布余詳繹其文云作燕尾狀者指布也云今所有者指莽之貨布也云大四倍者謂貨布僅得此布四分之一也文曰端布當千即扶布當十化之文也端與千以意讀之耳背復有兩字當即十貨之文其文顯明何轉不錄豈適見篆跡模糊者乎乃下云有絲布泉布貨布流布如是近十布似畧舉幕文有此諸種而總以成數者又似端布之外有此各品而疑爲莽貨者實皆非也蓋有上脫又字上說一布竟此又雜說布名布名竒異希有遺山目驗當必不誣而刻本多訛亦未足據竊疑泉布即男泉絲布即幼布流布即次布姑筆之以俟博訪

憶所見古幣尚有一字者曰鄭曰郭曰露曰祁二字者曰同是曰貝邱曰皮氏曰膺咎曰蒲子合前地名如魯如晉如鄭可勿詳說如襄垣長垣如陽邑姑不具論其餘攷次如左

垣於戰國時屬魏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十五年白起攻

魏取垣十七年秦以垣為索隱曰為當為易蒲坂皮氏魏世家

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徐廣云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漢書地理志河東郡縣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

安邑於春秋時屬晉於戰國時屬魏魏世家悼公十一

年徙治安邑秦本紀孝公十年衛鞅將兵圍魏安邑正

義曰括地志云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本

夏之都漢地理志河東郡縣安邑巫咸山在南鹽池在

西南魏絳自魏徙此

宅陽於戰國時屬鄭亦屬韓竹書紀年晉出公六年齊

鄭伐衛荀瑤城宅陽惠王十三年王及鄭釐侯此鄭係韓國改

稱與上異盟於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於鄭二條從水經注引魏

世家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宅陽

故城一名北宅在鄭州滎陽縣東南十七里也

平陽有六於春秋時屬魯者三一宣公八年城平陽注

今泰山有平陽縣漢志泰山郡縣東平陽一襄公二十

一年邾庶其以漆間邱來奔注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

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間亭漢志山陽郡縣南平陽孟

康曰邾庶其以漆來奔又城漆今漆鄉是一左氏哀公

二十七年傳越子使后庸來聘盟於平陽注西平陽疏

高平南有平陽縣案杜彼注高平南平陽縣南字屬下

讀與漢志合此疏屬上讀且以釋西平陽皆誤於春秋時屬衛者一左氏哀公十六年傳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注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漢志東郡縣有陽平無平陽於春秋時屬秦者一秦本紀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徐廣曰郟之平陽亭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四十六里於春秋時屬晉於戰國時屬韓者一左氏昭公二十八年傳趙朝爲平陽大夫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韓世家宣子卒子貞子代立徙居平陽正義曰平陽晉州城是漢志河東郡縣平陽韓武子元孫貞子居此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

號於春秋時有三鄭滅一號東號也左氏隱公元年傳號叔注號國今熒陽縣漢志河南郡縣熒陽應劭曰故號國今號亭是也晉滅一號西號也僖公五年傳圍上陽注上陽號國都在宏農陝縣東南漢志宏農郡縣陝故號國北號在大陽東號在熒陽西號在雍州案北號卽西號邑春秋僖二年滅下陽注下陽號邑在河東大陽縣又有屬燕者左氏昭公七年傳齊侯次于號注號燕竟幣文連邑其此歟然制巖邑也夏陽塞邑也俱可稱號邑

粟邑見漢志左馮翊縣名也昌兒問曰春秋文公十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穀梁獨作女粟粟俱从鹵以形近
故文異范注某地杜注地名闕無從定其爲粟爲栗矣
今幣文但作鹵安知非粟省文又安知古無粟邑乎余
曰漢志山陽郡有栗鄉縣沛郡有栗縣以非與邑連文
故定爲粟也

蠡吾見漢志涿郡縣名也不知名所自始

平州於春秋時屬齊宣公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注平
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

成安陳留潁川二郡縣名成乎渤海郡縣名茲氏太原
郡縣名並見漢志不知名所自始

安陽本宋地而齊兼之又有屬秦者秦本紀昭襄王五
十年拔寧新中更名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寧新中七
國時魏邑又云即今相州外城此秦安陽也項羽本紀
行至安陽顏師古以爲今相州安陽縣索隱因之以爲
今宋州楚邱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此宋安陽也漢
志汝南郡縣安陽漢中郡縣安陽此兩安陽未詳名所
自始

梁於春秋時屬周漢志河南郡縣梁黽狐聚秦滅西周
徙其君於此陽人聚秦滅東周徙其君於此應劭曰左
傳曰秦取梁梁伯翳之後與秦同祖臣瓚曰秦取梁後

改曰夏陽今馮翊夏陽是也此梁周之小邑見於春秋師古曰瓚說是也案左氏哀公四年傳襲梁及霍注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此見於春秋者幣文連邑字正瓚說之梁邑非應說之梁國

昌邑名無所見惟漢志琅邪郡縣昌有環山祠地屬齊未知即此邑否若山陽郡之昌邑縣則武帝所更置不應先見於幣文

馬服於戰國時屬趙史記廉藺列傳趙奢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馬服君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蓋因地賜號又因號稱山也

余見於日。蔡識馬服弓

辛於春秋時屬宋據史記正義云爾殷本紀阿衡為有莘氏媵臣正義曰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案莘當夏末為湯妃國伊尹產於伊川耕於其野地本屬豫州當商末為太姒國天妹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地又屬雍州則遷矣至周而晉侯觀師之莘地近城濮者則墟矣惟荆敗蔡之莘為蔡地師從齊師之莘為齊地使盜待之莘為衛地神降之莘為西虢地固春秋時邑也則屬蔡屬齊屬衛屬西虢正未可知

昌兒問鄭語莘亦莘國也何闕之答曰宋本作華詩譜水經注史記索隱皆同故不列

共於春秋時屬衛左氏隱公元年傳太叔出奔共注共國今汲郡共縣漢志河內郡縣共故國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孟康曰共伯入爲三公者也又閔公二年傳益之以共滕之民注共及滕衛別邑蓋同在衛而有國與邑之別四字幣文連邑字則非國矣

郭號通春秋莊公二十四年郭公公羊釋文音號公羊僖公二年傳夏陽者何郭之邑也釋文音號又如字左穀皆作號

露古通潞於春秋時屬晉或屬齊宣公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注潞赤狄之別種漢志上黨郡縣潞故潞子

余見三邑
三邑
三邑

國又左氏哀公十七年齊人伐衛執般師以歸舍諸潞注潞齊邑或曰露如字詩傳中露衛邑然幣文止一字也

祁於春秋時屬晉左氏襄公二十一傳叔向曰必祁大夫注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爲氏漢志太原郡縣祁晉大夫賈辛邑案賈辛爲祁大夫在昭公二十八年即分羊舌氏之縣也

同是銅鞮省文於春秋時屬晉昭公二十八年傳樂霄爲銅鞮大夫漢志上黨郡縣銅鞮有上虎亭下虎聚貝丘於春秋時屬齊左氏莊公八年傳齊侯田於貝丘

余見同邑
未和
不之邑
有邑
同邑
余不見
貝丘

